

中国考古集

苏秉琦题



东北卷

秦汉至三国

(一)



东亚文库

中国考古集

苏秉琦题

东北卷 秦汉至三国（一）



北京出版社

k87-53

20121

9

《中国考古集成》东北卷

主 编 孙进己 冯永谦 苏天钧
常务副主编 孙 海
副 主 编 黄凤岐 张志立 孙 泓
编 者

综 述(一)	张志立	孙 海	张春霞
综 述(二)	张志立	孙 海	张敬军
旧石器时代	张志立	杨新平	张 岩
新石器时代(一)	孙 海	蔺新建	清格勒
新石器时代(二)	孙 海	李晓钟	石 箴
青铜时代(一)	孙 海	张志立	申国俭
青铜时代(二)	孙 海	张志立	蔺新建
青铜时代(三)	孙 海	张志立	李晓钟
秦汉至三国(一)	孙 泓	张春霞	
秦汉至三国(二)	孙 泓	张春霞	
两晋至隋唐(一)	孙 泓	张春霞	
两晋至隋唐(二)	孙进己	孙 泓	张春霞
两晋至隋唐(三)	孙进己	孙 泓	张春霞
辽(一)	冯永谦	孙 海	
辽(二)	冯永谦	孙 海	
辽(三)	孙 海	张国庆	
金(一)	黄凤岐	孙 海	李志遥
金(二)	黄凤岐	孙 海	张玉虹
元明清(一)	苏天钧	孙 海	
元明清(二)	苏天钧	孙 海	

《东亚文库》编委会

主 编	孙进己							
副 主 编	黄凤岐	冯永谦	干志耿	苏天钧				
	李昌仁	朝 鲁	刘永智	穆鸿利				
常务副主编	冯永谦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干志耿	于国华	王 雷	王宏刚	王革生	王绵厚	卢明辉	冯永谦
	冯季昌	孙 泓	孙 海	孙进己	孙秀仁	齐 心	朱国忱	刘永智
	苏天钧	刘国有	吴文衡	李之勤	李昌仁	李国英	李英魁	李逸友
	李殿福	张志立	张泰湘	高书全	崔 灿	孟广耀	周伟洲	郑绍宗
	徐德源	黄凤岐	朝 鲁	秦洪祥	蒋秀松	魏国忠	魏福祥	穆鸿利
编辑部主任	孙 海							
编 辑	孙 泓	张志立	张玉虹	张 岩				

《中国考古集成》编委会

名 誉 主 编	苏秉琦							
顾 问	佟柱臣	张忠培	朱子方	干志耿	王建群	孙守道	李逸友	
主 编	孙进己	冯永谦	苏天钧					
常务副主编	孙 海							
副 主 编	黄凤岐	张志立	孙 泓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 侠	王丽萍	王绵厚	马延平	尹学伟	方起东	石 箴	冯永谦
	许明纲	孙 泓	孙 海	孙长庆	孙进己	孙秀仁	米文平	曲守成
	朱国忱	刘俊勇	刘素侠	刘景文	任晓光	苏天钧	李宇峰	李英魁
	李晓钟	李殿福	张 英	张 岩	张 鹏	张志立	张春霞	张柏忠
	张泰湘	严长录	何贤武	吴喜才	杨新平	邵清隆	柳 岚	段新澍
	姚义田	黄凤岐	盖山林	常春林	清格勒	崔 璇	崔福来	崔德文
	塔 拉	蔺新建	魏存诚					

总 序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它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中国的悠久历史不仅留下了浩繁的典籍，也留下了丰富的文物、古迹，这些文物古迹和历史文献都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史料，它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历史文献大都早已整理出版，而考古资料却迄今尚未系统地整理出版过。中国几千年留下的二十五史是世界罕见的史籍，备受世人盛赞，但几千年间编成的二十五史，却还不到一亿字。而仅建国以来数十年间我国考古学者调查、发掘、研究文物古迹积累下来的资料，竟达到数亿字。这是中国考古学者的惊人成就、伟大功绩。但这一伟大成就却也使考古资料的整理出版成为一件极其艰巨的任务。近年来，出版界虽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却始终跟不上考古工作的迅猛发展，迄今仍有许多宝贵的考古资料未曾发表出版过，而系统汇集出版则更令人望洋兴叹。

这些众多的考古资料都散在更为浩瀚的各种书籍报刊中。仅三种全国性的专门考古杂志《考古学报》、《考古》、《文物》已有数百本，数千万字。而近年各省还陆续出版了本省的文物考古刊物，全国就有数十种，每种数十本，也有数千万字。汇集这些已是非常的不易，而更困难的却还是散见在各种报刊的文章，有些报刊除了作者能记得外，别人根本无法想象上面会刊登考古文章。此外，还有全国各出版社出版的无数论文集，有的全书均是考古论文，有的仅夹入一、二篇考古论文，这些还都是公开出版的。此外还有各市地内部印发的各种考古文物书刊，虽然每个市地仅编印数本，但全国汇齐在一起也有数百本。至于散在文物考古工作者手中，未及发表的考古调查、发掘报告、研究论文更是无法统计。

因此，数十年来，论文索引虽编了许多种，却没有一种编全的。十年前张志立编印过一套《中国北方八省考古论著汇编》，收录了一千余万字，当时佟柱臣先生已誉为“是洋洋洒洒大部头的巨制”。但该书所收录的东北三省及内蒙古的考古资料不过八百万字左右，还不及今天的四分之一。

由于搜集汇总考古资料的这些种种困难，就给考古研究和历史研究带来严重困难。

首先，是每个研究工作者都必须独立去搜集自己所需的考古资料，而面对这样浩繁的文献，是任何个人的财力和精力都无法做到的。因此，往往一方面是一挂一漏万，顾此失彼，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已查全了有关自己专题的全部资料；一方面是大量的重复劳动，每个人都要独自查阅一遍这些分散在各处的资料，这些重复劳动所耗费的财力、精力，简直是惊人。甚至可以说，如果把这些重复浪费的财力、精力集中起来，几个《中国考古集成》也早已编成出版了。重复劳动不仅体现在查阅资料上，还体现在大量重复的考古调查、考古研究工作上。由于对前人已做过哪些考古工作不够清楚，后人在进行考古调查和研究时，往往或是重复前人已做过的工作，或是漫无边际、抓不住关键性的空白点，造成了考古工作长期以来的盲目性。同时由于资料汇集的困难，也就很少有人能在系统研究资料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哪一区域的哪一部分考古工作做得较深入，哪一时期刚有所起步，哪些时期还处于空白，需要提出明确目标，有计划地填补空白，深入提高。

由于考古资料的长期没有汇齐，也就带来了另一个严重问题，即建国近五十年，至今还没有一部中国的考古学发展史。对各个时期各位专家学者的贡献也无法正确评价，也就是因为很少有人能看到全部资料，有些人随便选取了自己所见到的材料作为代表某一观点的主要材料，而往往这些资料并非这一观点的最初提出者或主要代表，这就会以讹传讹，使这一科学观点的认识发展过程，无法为人们正确认识。而有些缺乏科学道德者，更有意篡夺别人成果，将自己继承自别人或重复发现者，说成是自己首创或独创。人类认识是一条无

止境的长河,每位学者都只是在人类认识长河中贡献了一点一滴。当然有多有少,各不相同。而究竟各自贡献了什么,资料汇齐了,就非常清楚,既不必谦虚自贬,也不可能自吹自擂。

考古成果的汇集出版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就是使已调查发掘的文物不致消失。有些文物古迹当考古工作者调查发掘时是存在的,而且保持了它原有的地理位置和层位关系。考古工作者的调查、发掘当然是为科学发现作了贡献,但如果经过采集、发掘,把文物搬了家,破坏了原有的层位关系,结果却未写成调查、发掘报告;或写出了未能发表出版;或虽发表却散失了,未曾汇集保存起来,这在客观上就等于破坏了这一遗迹,在科学上的损失是极为严重的,是无法弥补的。因此本书就试图把这些积压多年、尚未发表的重要发掘报告刊登出来。

我们正是基于对编汇《中国考古集成》重要意义的充分认识,这些年来才念念不忘地想完成这一工作。十年前我们曾支持张志立编汇《中国北方八省考古资料汇编》,但由于人力、财力的限制,仅出版了一半就无法继续下去了。而且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搜集得不全,缺漏也不少,印刷质量也较差。但就这样一个简陋的东西,也受到学术界的热烈欢迎。国外学者更因该书属内部出版无法购到,而深感遗憾。

因此,1993年我们经过反复考虑,下决心编这套《中国考古集成》。我们深知自己力量的单薄,决心用蚂蚁啃骨头的方法,一卷一卷来,哪怕一年仅出一卷,几年也就完成了。

我们大致按以下方案设计了本书的结构:

首先,按地区分卷,原则上按现有的行政区划,但有些因考古文化的密切关系,不得不稍作调整。如我们因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地区考古文化的密切关系,原想仅把内蒙古东部放入东北卷中,但又考虑把内蒙古分割的不便,便将整个内蒙古都入了东北卷。这便带来了另一缺点,即对内蒙古西部和华北、西北考古文化的密切关系没法解决。同时,我们又把河南、山东列入了华北卷,福建列入了华南卷,这都是因为它们考古文化的相近而打破了原来的行政区划。这样我们的分卷大体是:东北卷: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华北卷: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山西;西北卷: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华东卷: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华南卷: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福建、台湾、海南;西南卷:四川、云南、贵州、西藏,另外还有个综述卷,收跨地区的文章。

其次,按时代分册,即综述收入跨时代的文章,旧石器、新石器、青铜和早期铁器时代(商周、春秋战国)、汉晋、南北朝、隋、唐、辽宋金、元明清。

第三,在每时期各册中再分综述收入跨省的,然后再分省、分地区、分内容加以编排。

我们收录的原则是:凡考古调查、考古发掘、考古研究的文章,不管发表在何处的,甚至未发表的也均予以收录,并在未发表的文章标题上加“※”以示区别;历史研究中以引用考古资料为主的也收录,以引用文献资料为主的就不收了;翻译文章不收,考古专著不收。同一遗址不同人写的,虽内容大致相同,但为各取所长也都收入,但同一人写的、内容基本相同者则不收。插图附图均收入,但原稿图实在不清的只好删去。缺图的也就无法补上了。我们力争一次搜集齐,但限于时间和能力,一定还有相当多文章被遗漏,决定以后再出补遗。同时也决心以后每隔五年增补一次新材料。

在文字方面原则上尊重原稿,极个别处稍作修改。

我们衷心希望考古界的前辈和朋友能支持和参加我们这一工作。使得这一工作能早日完成。

孙进己

1995年12月

东北卷前言

苏秉琦先生曾说过：“实现考古、历史、民族三学科的结合，定将大大提高认识过去和预见未来的能力。”苏先生这一论断，在东北历史中体现最为突出。我国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许多民族不断迁徙、交流、融合的地区，离开了民族的发展、变化，就谈不上东北史。其他地区的历史虽同样具有这一特点，但比较起来，东北史最为突出。同时，东北地区的历史自古以来文献记载就较少，即或有些记载，也是片断零碎、语焉不详。要想单靠这些文献来认识东北的历史，简直难如登天。更谈不上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预见未来了。但是，东北地区古代各族却留下了大量的文物古迹，这些文物古迹通过考古发现后，就起着重要的证史补史作用。可以说，东北地区的历史如果没有考古资料，是根本无法正确认识的。因此，东北地区历史的研究史，也正是考古、民族、历史三个学科结合的历史，是三个学科的学者共同利用三个学科的知识来研究东北地区各民族活动、发展的历史。

在东北地区考古工作刚开始的阶段，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三个学科结合起来的力量，没有很好地运用考古资料来研究东北各民族发展演变的历史，也没有很好地运用民族学的理论、民族学的资料来帮助研究所发现的考古资料，因此对许多考古资料的内涵及所应说明的问题，都未能充分地揭示出来，随着考古研究的逐步深入，东北地区的考古学者逐渐认清了考古、历史、民族三个学科的结合，是东北地区考古工作求得迅猛发展的唯一道路。逐渐有大量的学者沿着三个学科结合的道路前进，写出了不少有份量的文章，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

本卷所收录的许多论著，都充分表明了东北考古工作者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中所取得的成绩。如果说最初东北地区不少考古学者还仅着眼于一些器物的分类和演变历史，刚试图探索东北地区考古文化的区系类型，那么今天东北地区的考古学者则已经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东北地区考古文化各种区系类型的族属，并反过来通过历史上各族的分布迁徙和文化内涵来帮助自己进一步认清东北地区考古文化的区系类型；逐渐试图用东北历史上各民族的分布和迁徙来说明考古文化演变的历史，来解释不同地区的考古文化为何相同，同一地区的考古文化为何发生变异；试图用民族共同体的分化、融合来解释同一考古文化以后在不同地区的变异，解释原来不同的考古文化如何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融合。同时东北地区的考古学者也逐渐着手利用考古资料来说明不同时期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同时也已能用各民族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特点，来解释各种考古文化中出现的各种文化特点。可以说东北地区的考古学者、历史学者、民族学者在考古、民族、历史三个学科结合的基础上，已经走了一段相当长的路，已取得了一系列巨大的成就。东北卷中收录的大量考古研究论文，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由于考古、历史、民族三个学科的本身发展水平不够，三者的结合也还有一定距离，因此东北地区的考古研究中，还有很多问题未能弄明白。诸如，乌桓文化、室韦文化、奚文化至今还没真正识别出来。有些考古文化的族属至今还没有统一认识。仅西岔沟文化就有匈奴说、乌桓说、夫余说；西团山文化则有肃慎说、秽貊说；夏家店上层文化则有山戎说、东胡说；辽东地区的青铜短剑文化则有东胡说、秽貊说、东夷说。同时对高

句丽、渤海、辽、金都是多民族国家这一历史事实还没有用来进一步认识这些时期的考古文化,还未能具体分辨出这些时期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还习惯于用高句丽文化、渤海文化、辽文化、金文化来统称这些时期许多民族的文化,这显然是极不科学的。此外对于历史上各民族交错杂居、互相影响的史实也缺乏认识,因此未能正确揭示东北各考古文化插花式的分布及某些器物插花式的传播。总的说来,在考古、民族、历史三个学科的结合上,还有不少工作有待我们继续努力。应该说这些不足和长期以来各学科研究者未能通览东北地区的全部考古资料是有相当关系的,希望通过《中国考古集成·东北卷》的出版,能够帮助今后宏观研究的发展,考古、历史、民族三个学科的进一步结合。

我们希望因为《中国考古集成·东北卷》的出版,可以促进有些课题能早日上马。一是东北地区考古学发展史,由于东北地区全部考古成果已汇齐在一起,这一工作应该很好做了。二是《东北考古》,应该争取在本世纪末,对全部东北地区考古研究作一个系统总结,把已有定论的肯定下来,把尚有分歧的展示出来。这部书不应该是许多考古资料的编抄,而应该是许多考古学术观点的论证、总结。三是应该可以用考古资料配合文献史料,来写一部真正的东北民族史。迄今为止研究东北民族史的人很多,但真正像样的一本东北民族史还未完成。四是可以集思广益,由大家集体来创造一部东北通史。过去虽有过不少东北史著作,也用了一些考古资料,但由于考古、民族、历史三个学科的结合还刚开始,很多考古文化的族属还未确定,有些民族的考古文化还未为人们认识。因此,或是无法应用这些丰富的考古资料,或是用错了考古资料,把不是这族的考古资料用来说明这一民族的历史。这样,显然无法写成一部真正的东北民族史,也就更谈不到写成一部真正的东北通史了。

我们衷心希望《中国考古集成·东北卷》的出版,能为以上课题的研究铺平道路,带来东北地区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的进一步结合及飞跃发展。

孙进己

1996年1月

目 录

从考古学上看汉代东北地区的汉族文化·····	李殿福(1)
从东北地区出土的战国两汉铁器看汉代东北农业的发展·····	李殿福(6)
汉代东北城市与农民宅院建筑·····	旬 甫(11)
在东北所看到的艺术史迹和感想·····	李 浴(12)
内蒙古发现的秦文化遗存·····	崔 璇(17)
敖汉旗老虎山又发现一件秦权·····	邵国田(22)
赤峰县三眼井出土秦铁权·····	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23)
内蒙古西北部秦汉长城调查记·····	唐晓峰(25)
秦始皇击匈奴筑长城始于何时?·····	晁福林(32)
清水河县拐子上古城调查·····	乌兰察布盟文物工作站(34)
内蒙古清水河县拐子上古城发现秦兵器·····	乌兰察布盟文物工作站(37)
秦汉广衍故城及其附近的墓葬·····	崔 璇(39)
内蒙伊盟新出十五年上郡守寿戈铭考·····	陈 平 杨 震(50)
汉长城考察与研究·····	白音查干(53)
昭乌达盟汉代长城遗址调查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原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60)
西汉右北平郡治平刚考——宁城县黑城大队古城址·····	李文信(68)
辽宁宁城县黑城古城王莽钱范作坊遗址的发现·····	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 宁城县文化馆(74)
奈曼沙巴营子古城发掘报告*·····	李殿福 段一平(80)
西汉辽西郡水道、郡县治所初探——兼论奈曼沙巴营子古城为西汉文成县·····	李殿福(87)
内蒙古巴林右旗发现一件汉代铜镜·····	苗润华(91)
喀喇沁旗小庙子乡发现古代遗址·····	郑 隆(92)
和林格尔县土城子试掘记要·····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93)
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发掘报告·····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97)
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墓发掘简介·····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119)
内蒙古东汉三国考古有重要发现·····	(124)
和林格尔发现一座重要的东汉壁画墓·····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 内蒙古博物馆(125)
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年代的探索·····	金维诺(139)
再论和林格尔汉墓壁画的地理与年代问题——兼评《和林格尔汉墓壁画》·····	黄盛璋(142)
论和林汉墓壁画艺术·····	张 郁 郑 隆 金 高 官其格(146)
论和林格尔汉墓的历史地理·····	李逸友(152)
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反映的东汉社会生活·····	吴荣曾(155)
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所见的一些古建筑·····	罗哲文(160)

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与历史地理问题·····	黄盛璋(166)
略论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中的乌桓和鲜卑·····	李逸友(173)
呼和浩特市北部地区与“白道”有关的文物古迹·····	汪宇平(176)
呼和浩特地区长城遗存·····	朝克(181)
1959年呼和浩特郊区美岱古城发掘简报·····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183)
内蒙古呼和浩特东郊塔布秃村汉城遗址调查·····	吴荣曾(188)
呼和浩特二十家子古城出土的西汉铁甲·····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190)
云中郡故城遗址·····	孙驰(199)
托克托县发现“云中”戳印残陶·····	文卿(200)
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新发现的汉墓壁画·····	罗福颐(201)
凉城县北营子汉墓发掘简报·····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乌兰察布盟文物工作站(203)
凉城县发现古城及汉魏时代古墓群·····	张郁(210)
内蒙古文物工作组调查凉城县天成镇古城遗址·····	(211)
内蒙古凉城发现“大泉五铢”钱·····	师宝珍(212)
内蒙古卓资县三道营古城调查·····	李兴盛(213)
汉雁门司马封泥考略·····	吴荣曾(218)
克里孟古城应即古雁门遗址·····	岑中勉(219)
关于“克里孟”的解释·····	李逸友(219)
包头市郊汉墓·····	李逸友(220)
包头市古城湾村的古城与古墓·····	陆思贤(222)
包头市麻池古城·····	(225)
包头郊区召湾汉墓清理简报(一)·····	包头市文物管理所(226)
包头郊区召湾汉墓清理简报(二)·····	包头市文物管理所(231)
召湾汉墓出土釉陶樽浮雕浅释·····	何林(237)
包头召树湾汉墓考古获新成果·····	(240)
包头市郊孟家梁清理汉墓十座·····	李逸友(241)
包头昭君墓的传说·····	王龙耿(242)
汉光禄城的考察·····	李逸友(244)
包头市清理了十一座汉墓·····	李逸友(248)
内蒙古乌拉特前旗清理古墓一座·····	(249)
包头市窝尔吐壕汉墓清理简况·····	内蒙古自治区(251)
内蒙乌拉山里的汉代城堡·····	张郁(253)
云卷纹瓦当范祖·····	郭建中(254)
内蒙古土默特旗出土的汉代铜器·····	李逸友(255)
对“内蒙古土默特旗出土的汉代铜器”一文的商榷·····	静宜(256)
关于内蒙古土默特旗出土文物情况的补正——兼答静宜同志·····	李逸友(257)
内蒙古伊盟出土三方汉代官印·····	陆思贤(259)
内蒙古伊克昭盟发现西汉铜漏·····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261)
准格尔旗榆树壕古城·····	崔璇(263)
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速机沟出土一批铜器·····	盖山林(264)
内蒙古准格尔旗发现一批汉代文物·····	准格尔旗文化馆(267)
内蒙古准格尔旗发现“长乐未央”字砖·····	李三 张俊瑛(268)
伊盟鄂托克旗西部发现汉墓三百余座·····	汪宇平(269)
伊盟郡王旗红庆河乡汉代古城·····	汪宇平(269)
汉代青铜熏炉及其医疗保健价值的研究·····	王志浩 郑序先 王永信(270)

伊盟达拉特旗的“昭君坟”..... 郑 隆(273)

固阳县东之汉代长城古塞..... 张 郁(274)

内蒙发现烽火台群..... (277)

磴口县和巴盟垦区汉墓群遭严重破坏..... (278)

杭锦旗乌兰陶勒盖汉墓发掘报告.....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279)

杭锦旗乌兰陶勒盖汉墓人骨鉴定报告..... 陈德珍(288)

东胜城梁村发现汉代古城址..... 内蒙文物工作组(292)

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 侯仁之 俞伟超(293)

内蒙古磴口县陶生井附近的古城古墓调查清理简报.....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296)

汉代屯田今何在——额济纳河流域沙漠考古..... 闻 景(301)

“居延汉简甲编”释文校正..... 陈 直(302)

“居延汉简甲编”释文校正(续)..... 陈 直(305)

“居延汉简甲编”校语..... 陈邦怀(308)

居延汉简札记..... 邵友诚(310)

汉简中关于食粮计量的“大”、“少”二字释义 作 铭(311)

居延《塞上烽火品约》册..... 薛英群(312)

居延、敦煌发现的《塞上蓬火品约》——兼释汉代的蓬火制度 徐革芳(315)

居延汉简偶谈..... 陈邦怀(323)

居延出土的“候史广德坐不循行部”檄..... 徐元邦 曹延尊(325)

居延汉简中的“省卒”..... 于豪亮(331)

西汉居延边塞货币关系研究..... 张 南(334)

东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人骨的研究..... 潘其凤 韩康信(338)

匈奴民族及其文化..... 冯家升(349)

匈奴文化初探..... 照那斯图(355)

试论汉代匈奴文化的特征..... 郭素新(360)

匈奴考古资料拾零..... 林 干(364)

近年来内蒙古地区的匈奴考古..... 田广金(368)

匈奴城镇和庙宇遗迹..... 林 干(379)

匈奴墓葬简介..... 林 干(385)

关于匈奴墓葬的初步研究..... 郭素新(398)

匈奴墓葬的类型和年代..... 田广金(410)

匈奴金属雕铸品初步研究..... 薄建新(417)

谈古匈奴透雕铜饰板的独特艺术风格——西丰西岔沟出土透雕艺术的特点..... 郭福生 邢 杰(423)

匈奴生活习俗论..... 舒顺林(425)

呼鲁斯太匈奴墓..... 塔 拉 梁京明(431)

西沟畔汉代匈奴墓地调查记..... 伊克昭盟文物站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434)

西沟畔匈奴墓.....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444)

西沟畔匈奴墓反映的诸问题..... 田广金 郭素新(453)

内蒙古察右后旗赵家房村发现匈奴墓群..... 盖山林(457)

内蒙古准格尔旗玉隆太的匈奴墓..... 内蒙古博物馆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459)

察右后旗三道湾墓地..... 乌兰察布博物馆(464)

伊盟鄂托克旗西部发现汉墓三百余座..... 汪宇平(482)

内蒙文物工作组再一次调查二兰虎沟的匈奴古墓..... 郑 隆(482)

伊克昭盟补洞沟匈奴墓清理简报..... 伊盟文物工作站(483)

桃红巴拉的匈奴墓..... 田广金(487)

内蒙古桃红巴拉古墓和青海大通匈奴墓人骨的研究·····	潘其凤 韩康信(497)
内蒙古阿鲁柴登发现的匈奴遗物·····	田广金 郭素新(504)
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匈奴墓·····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 伊金霍洛旗文物保护管理所(511)
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匈奴和汉代文物·····	李逸友(513)
匈奴民族起源于鄂尔多斯地区辨难·····	雷从云 杨 阳(517)
关于匈奴的发祥和族源问题·····	舒振邦(524)
匈奴名称、族源和族属·····	王可宾(530)
林西县发现鄂尔多斯式铜镞·····	王 刚(534)
内蒙古大青山后东汉北魏古城遗址调查记·····	张 郁(535)
两汉匈奴单于庭、龙城今地考·····	邱树森(539)
关于“单于和亲”瓦·····	何 林(545)
“单于和亲”瓦当小释·····	奔 骥(548)
试论汉代匈奴与鲜卑遗迹的区别·····	乌 恩(549)
内蒙古地区的汉代古城·····	(557)
扎赉诺尔等五处墓葬陶器的比较研究·····	陈 雍(564)
内蒙古的汉代古墓·····	李逸友等(569)
札赉诺尔古墓群(上)·····	郑 隆(581)
札赉诺尔古墓群(下)·····	郑 隆(586)
东胡系各族发式考辨·····	张久和 傅 宁(593)
关于鲜卑早期历史及其考古遗存的几个问题·····	干志耿 孙秀仁(597)
从考古学上谈鲜卑早期的文化问题·····	刘升雁 栾兆鹏(604)
关于鲜卑早期文化的再认识·····	新维柏(608)
鲜卑文化源流的考古学考察·····	田立坤(612)
鲜卑郭落带·····	张中澍(617)
鲜卑族名与“鲜卑郭洛带”·····	陆思贤(618)
“鲜卑郭洛带”及以鲜卑命名有关的问题·····	张博泉(621)
关于乌桓和鲜卑的“髡头”·····	胡顺利(626)
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调查记·····	郑 隆(627)
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发掘简报·····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631)
扎赉诺尔圈河古墓清理简报·····	王 成(638)
从考古发现看鲜卑族农业·····	李泳集(642)
内蒙古扎赉诺尔出土的狩猎纹骨板·····	盖山林(645)
满洲里市扎赉诺尔鲜卑墓群·····	郭治中(646)
从扎赉诺尔汉代居民的体质差异探讨鲜卑族的人种构成·····	朱 泓(647)
关于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的族属问题·····	安志敏(652)
札赉诺尔古墓为拓跋鲜卑遗迹论·····	李逸友(656)
内蒙古札赉诺尔鲜卑墓·····	陈凤山 白劲松(659)
伊敏河地区的鲜卑墓·····	程道宏(662)
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完工索木发现古墓葬·····	潘行荣(667)
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完工古墓清理简报·····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669)
内蒙古额右旗拉布达林发现鲜卑墓·····	赵 越(677)
哲里木盟发现的鲜卑遗存·····	张柏忠(681)
扎赉诺尔汉代墓葬第三次发掘出土颅骨的初步研究·····	朱 泓(687)
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的遗址和墓葬·····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692)
论呼伦贝尔发现的室韦遗址·····	赵 越(698)

内蒙古科左中旗六家子鲜卑墓群..... 张柏忠(701)

察右前旗下黑沟鲜卑墓及其文化性质初论..... 郭治中 魏 坚(706)

内蒙古兴和县叭沟村鲜卑时期墓葬..... 乌兰察布盟文物工作站(709)

兴和县叭沟村鲜卑墓葬..... 兴和县文物普查组(711)

呼和浩特地区鲜卑墓所反映的社会问题..... 卜扬武 程 玺(714)

内蒙古托克托县皮条沟发现三座鲜卑墓..... 金学山(718)

“马狼相斗”青铜饰牌..... 张泰湘(720)

从考古学上看汉代东北地区的汉族文化

李殿福

自燕国秦开往北拓地千里,在东北设置辽西、辽东二郡以来,汉人逐渐北移。至秦汉时代,在辽西、辽东二郡内汉人的比重愈来愈大。因此在辽西、辽东二郡内的物质文化特征,突出地反映了高度发达的汉文化。对整个东北民族文化融合、发展,都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因此有必要专门辑录一下两汉时代汉人在东北的物质文化面貌。

一、东北的汉人城市与村落

据《汉书·地理志》载:“辽西郡领十四县”,“辽东郡领十八县”。武帝时又增置玄菟、乐浪、真番、临屯四郡。其中玄菟郡初治沃沮城,即咸镜道,其后屡有迁徙。首徙高句丽县故县,即今辽宁省新宾老城一带,次又移于辽阳东北二百里之地,约在沈阳抚顺之间。因此说玄菟郡治有三,而逐渐内徙,最终移至辽东郡之北。它领有三县,即高句丽、西盖马、上殷台。这样一来在东北地区,辽西、辽东、玄菟三郡实有三十五个县以上的城市。(后汉置的辽东属国,是由辽西、辽东二郡分划出来的,所领六县原属辽西、辽东各三县,已包含在西汉辽西、辽东郡内。)这些城市的建制,在史籍中很少有记述。关于汉代东北的城市建筑,不得不更多地依靠考古调查和考古发掘来揭示。解放前日人发掘了旅大地区的牧羊城;解放后吉林省文物工作者发掘了奈曼旗南湾子公社三一大队的沙巴营子战国古城。(据初步考证是西汉辽西郡文成县故址)^①,笔者参加了这一古城的发掘工作。结合考古调查所获,对东北地区汉城初步介绍如下。

东北境内属于汉代县城治所的古地,多数始筑燕,而秦、汉两代继续延用。一般规模都不大,为土筑城墙,夯打坚实,周长一般在一千五百米左右。城近

方形或长方形,有城门,有的为瓮城门。有的在城墙上设有望楼和角楼。

城内布局井然,有的还设有内城,内城一般属于官署宅第。夯土筑台,台上起筑屋宇。在官署的左右和前方为一般平民居住区,或是手工业作坊区。以文成县旧址为例,官署区在城的正中偏北,东和西南部为一般居住区,西部和西南部位为烧造瓦窑作坊区。在西汉柳城旧址,还发现有粮仓建筑,仓作圆形直径5米,存深1.75米。可储谷十五万斤。仓底垫高,铺木板,仓壁亦嵌护板甚为考究^②。说明汉代东北的城市,虽然略小,但已具备城市建筑的一般规模。

房屋为木结构,多为半地穴式,周围以木柱支起,柱间以木板镶嵌,形成木质墙裙,墙为夯土板筑。屋顶式样虽无查究,但铺瓦无疑。从瓦的体形较大,可以想见当年城内建筑还是十分壮观的。

在辽西郡和辽东郡内的村落址,多分布在靠近县城的附近,已经呈现出城郭相连,一片繁荣的景象。仅从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址,可见汉代农村宅院建筑的一斑。在三道壕西汉村落址中,共发掘六处完整的农民宅院^③。虽然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但尚能看出西汉农民宅院已经具备了以户为生产和生活单位的完整系统。

各宅院一般都具备有:房屋、炉灶、土窖、水井、厕所、木栏畜圈、垃圾堆等。在这些住宅遗址中间和附近,又分布着窑址和卵石大路。宅院一般为坐北向南,偏东开门。互不接连,排列无序。间距近者为15米,远的约30米。每所宅院都发现有铁器生产工具和日用陶器及其它生活用品。从而看出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每户人家都独立地具备着进行生产的必要资料。有的宅院还设有陶圈井,食水灌溉都比较方便。表明了当时是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的生产状况。

街道铺石,路宽7米,有对开双轨车辙,说明当时大车往来无阻,交通运输业已很发达。

总之,汉代东北在其较发达的地区,农民宅院建筑亦相当可观,各方面都达到了一定的发展水平。

二、两汉时代东北汉人的制陶手工业

截至目前为止,在辽西、辽东和玄菟郡所辖地域内的广大地区,出土有大量的汉人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陶器。

就东北地区出土的两汉时代生活用陶来看,皆为泥质灰陶,火候较高而坚硬,质地单一,陶土未做精细淘洗,一般不加鬲和料。制法多为轮制,个别的还保留手制法。器形有罐、瓮、钵、豆、盆、壶、釜、甑等等^①。

罐 多为平唇外折短领广肩,鼓圆腹,缓平底。在肩部往下施以竖向细绳纹,或施竖、斜交错的细绳纹,有的又被划纹割断,近底部缓收。

瓮 器形较大,保存完整者甚少。有平唇、方唇、尖唇之分,皆为短领广肩,有的素面,有的从肩下施以绳纹;有的在肩部施以模印回字纹。

钵 多为素面,出现假圈足。与东北地区战国时代的钵,有明显的不同。战国时代的钵有折腹 无假圈足和圈足,可看出它的进化(图一)。

豆 东北地区出土的汉代陶豆,豆盘深腹似碗,细柄,柄为实心 and 空心两种(图二)。

盆 可分折沿深腹盆、折沿折腹盆、卷沿浅腹盆等等。而以折沿深腹盆为最多,平唇折沿,沿下有瓦纹,腹下施细绳纹,且被凹弦纹割断,腹壁斜收,圆平底。折沿折腹盆为素面,卷沿浅腹盆亦为素面,但后者有的施以按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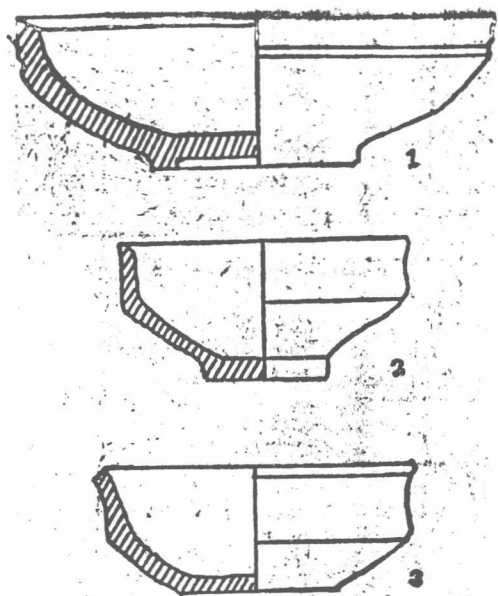
釜 与战国时代的釜不同,战国时代的多为夹砂红褐陶,且施以竖向粗绳纹;而汉代的为夹砂灰陶,外表施以交错的细绳纹。甑,有长孔、圆孔之分,器形似卷沿盆。

在个别器物上,施以陶文。奈曼沙巴营古城出土的汉代陶瓮,有隶书“吴嘉”二字;有的拍打篆书“木”字的戳印,有的按有缘书“张裔”戳印。这些陶文,是制陶手工业者的押记。

此外在东北汉墓中还出有不少明器。常见的有陶屋、陶灶、陶仓、陶猪、陶狗、陶鸡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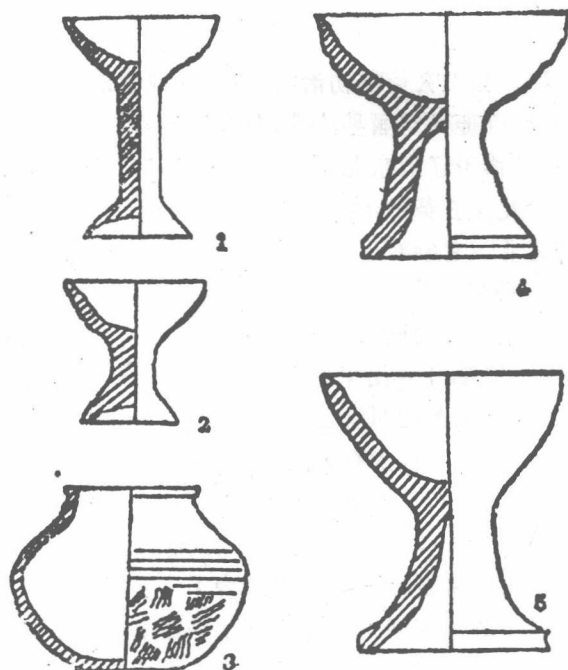
近年来,在旅大地区张店汉城(据原报告指出很可能是西汉辽东郡沓氏县城治所)附近,先后发掘了三十五座汉墓,出土有彩绘陶壶、灶、甗、鼎、盆、耳杯、俑和陶鸭(猫头鹰)壶等珍贵遗物^②。尤其是鸭壶(图三),造形美观,形象逼真。这些都反映两汉时代,东北汉人的物质文化发展的水平。

在东北汉代古城址内,均发现有建筑用的板瓦、筒瓦和瓦当。这里以西汉辽西郡文成县旧址——奈曼沙巴营古城出土的汉代瓦类为例加以简单的叙



图一 奈曼沙巴营子古城出土陶钵(1/4)

1. 西汉末期的陶钵(73NST3②:270)
2. 西汉初期的陶钵(73NST2③:124)
3. 战国时期的陶钵(73NST1⑤:298)



图二 汉代陶器(1/4)

1. 2. 吉林永吉学古东山出土陶的豆。
3. 吉林市学古东山出土的陶罐。
4. 5. 奈曼沙巴营子古城出土的陶豆。

述。

在沙巴营子古城,秦至西汉前期文化层出土的板瓦、筒瓦的特点是:多为泥质灰陶,火候高,质地坚硬,且薄。板瓦纹饰可分为五种,其一施有斜向粗绳纹,瓦端及腹面平素。其二通身施竖向粗绳纹,在窄端被凹弦纹割断,腹面平素。其三在瓦端先斜向拍打绳纹,然后抹去,其余部位竖、斜交错拍打绳纹。其四表面交错拍打粗绳纹,腹面施有麻点纹。其五表面交错拍打粗绳纹,腹面凸凹不平。西汉后期文化层出土的瓦,大体上与秦至西汉前期的基本相同,唯板瓦腹面出现压印方格纹,无论前期和后期的板瓦比燕国文化层出土的均较薄,体轻火候较高。质坚而又体薄的特点,在建筑学上是比较考究的,减轻了屋顶的重量。

所见的瓦当,早期有双目纹(减化的饕餮纹)、柳叶纹的半瓦当;后期又多卷云纹圆瓦当。有的又施有“常乐未央”^⑧和“安平乐未央”^⑨字样的瓦当。“常乐未央”瓦当,在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址以及吉林市东团山至龙潭山一带汉代遗址内均有发现。“安平乐未央”瓦当出土在辽宁省丹东碾尖古城即辽东郡西安平县故城旧址。朝阳地区十二台营子附近的窑址出土的板瓦,有篆书“柳”和“柳城”字样,并发现“柳”字字样的陶拍(图四)。

在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址中、奈曼沙巴营子古城内以及朝阳十二台营子附近的袁台子西汉柳城县旧址附近,均发现有窑址。可看出当时陶手工业的发展情况。

三、东北地区发现的 汉代铜器、货币、印章

青铜器 在汉代就其种类和数量比以前各代要少得多。但还保留有铜镜、装饰品、以及铜矛、铜剑、马具、印章等。

汉式镜 在东北汉代古城及居住址内、墓葬中,均有出土。因为它是生活中的必需品,不仅汉人使用,其他民族,当时也用铜镜。这里就不能全面加以概述,仅就笔者

见到的汉式镜中的逸品介绍

一九七九年春,在吉林

省东辽县石驿公社彩岚大队出土两面汉镜,均为精品^⑩。一面为星云纹镜,镜身厚实,彩色泛黑。有内向连弧纹缘,中心镜钮作九曜七星,用云纹把四周众星联系起来,组成天文星宿



图四 朝阳袁台子出土的陶拍(采自辽宁省考古、博物馆学会会刊1981年)

图案。另一面为精白镜(图五),镜身较薄,彩色泛白,有双环内向连弧纹缘图案,镜钮半圆。在双环内向连弧纹饰里,有两周铭文,内周十字,外周十八字,计二十八字。字体方整清秀,属于隶书而稍有篆意。铭文为:“恐浮云兮蔽白日,复请美的冥素质。行精白兮光运明,谤言众兮有何伤。”

铜带钩 在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址中,在奈曼沙巴营子古城内,在俞树汉墓中均有发现。关于铜带钩,最后王仁湘同志在《古代带钩用途考实》(载《文物》1982年10期)一文中有详尽的叙述与考实,他用大量的实物证明,“带钩的广泛使用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没有什么关系,早在春秋时代,我国中原与东部南部地区已大量制作和服用带钩。带钩的出现可能要早到春秋初年”……这一新的认定,是可信的。从东北地区发现的带钩来看,汉人和其他兄弟民族,都佩用带钩。

铜矛、铜剑、铜镞等兵器,在两汉时代的东北,还是大量使用。上述器物在东北的汉代城址、墓葬中也常常有所发现。

在集安县高句丽墓葬中,还发现东汉时代的铜器,如鼎、壶、罐、鬲、甑等^⑪。

在旅大地区张店汉城附近的汉墓中还出有鎏金铜贝鹿^⑫。反映出生活在辽东半岛的汉族人民,在铜制品的造型艺术上,具有高超的技艺。

汉代铜印,在东北地区也陆续发现多方。在锦州地区曾发现:“部曲将军印”^⑬;在集安地区和奈曼旗巴仙



图五 东辽县石驿公社出土的精白镜拓片



图三 旅大金花儿山汉墓出土的陶鸭壶(采《辽宁文物》1980年期封三)

筒公社乌兰素古发现“军司马印”^⑧；在庫伦旗三家公社乌兰大队发现“骑部曲督”印^⑨；在吉林九台近年又发现“军假司马”印^⑩；在奈曼旗沙巴营子战国古城汉文化层内出土的“吏箠”^⑪小印；在黑龙江省肇源地区发现“军候将印”^⑫；在吉林敦化近年又发现一枚“前将军印章”^⑬；在旅大张店汉城附近汉墓中还发现私人的印章等等。据《后汉书·百官志》记载：“其领军皆有部曲。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军司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长一人，比二百石。其不置校尉部，但军司马一人。又有军假司马、假候，皆为副贰。……亦有部典、司马、军候以领兵。”可知军司马之职次于校尉，禄一千石，军假司马为军司马的副职；“骑部曲督”和“部曲将”皆为部曲的属下。军候将又次于部曲，禄六百石。

从汉代军职官印的陆续出土，地点又远远超出了辽西、辽东和玄菟等郡的辖境，说明汉代东北在军事活动上，是比较频繁的。

在整个东北地区均出土有汉代的货币。有吕后半两、文帝半两、有武帝五铢和宣帝五铢，有榆莢钱和剪轮五铢，有王莽时代的大泉五十和货泉等^⑭。从汉代货币出土范围之广，可以看出汉代东北普遍流行的是中原货币，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间的贸易往来是相当频繁的。

四、东北地区两汉时代 汉人墓葬及其汉墓壁画艺术

在东北地区，两汉时代汉人聚居的地方，陆续发现汉人墓葬，尤其以辽西、辽东二郡辖境发现的更多。属于玄菟郡上殷台县治域的吉林市一带也有发现^⑮。在辽西、辽东二郡内发现的汉墓、有的是几十座，有的上百座。

东北地区发现的汉人墓葬，就其形制和种类看，大体有如下数种：其一为土坑竖穴墓。墓圻用火烧成，然后葬入。如旅大地区的牧羊城一带的汉墓^⑯。其二为瓮棺，如辽阳、海城、鞍山等地^⑰。瓮棺，亦称为瓦棺，多为儿童的墓葬。是用陶釜或陶罐套接做为葬具的。其三为贝墓，此种形制的墓葬，在旅大地区较为多见。贝墓里又有三种不同形制：贝墓、贝砖石墓、贝石墓。其四为石墓，是在木棺外以卵石为封的墓葬，如旅顺口老铁山麓的汉墓^⑱。其五为砖室墓，墓室用花纹砖砌筑，室外为土封，形如覆斗^⑲。此种类型的墓葬，室内有的绘有壁画。其六为石椁墓，是用

芬页岩石板砌筑墓室，一般为多室墓。此种类型的墓多集中在辽阳一带。如辽阳北园子便是这一类墓葬的代表。在这种形式的墓葬中亦发现绘有彩色缤纷的壁画。而且是直接绘在光滑平整的石面上。

从上述介绍来看，东北汉墓种类繁多，尤其贝墓在其他地区甚为少见，这是生活在两汉时代东北汉人因地取材而造成的。

汉墓壁画，虽然在中原地区相继发现很多，但在东北辽阳一带的汉墓壁画，是我们国家早期发现的汉墓壁画之一，早被中外人士所重视。

东北地区的汉墓壁画，多集中在辽东半岛，以辽阳和营城子两地的汉墓壁画最为称著。今天的辽阳，是古代的襄平，是辽东郡的郡治所在，也是汉代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它是东通乐浪，西连中原的枢纽。辽东半岛上的汉墓壁画，就是高度发达的汉文化的范例，也是中华民族辛勤劳动和血汗智慧的结晶。

在辽阳市北郊棒台子、三道壕一带分布着很多从东汉到魏晋时期的壁画墓^⑳。规模较大，保存较好的有棒台子一座、三道壕四座、上五家一座、道西庄一座，共七座，此外在北园、南林子、迎水寺和辽阳县的南雪梅村，也都发现过壁画墓。其中北园、迎水寺和南林子三座壁画墓。过去遭到盗掘，除北园子壁画现在尚能看到一些痕迹外，迎水寺和南林子二墓，已破坏无遗了。

这些壁画墓，原来都有高大的封土堆。墓室系用南芬页岩大石板建筑，大的墓室长约8米，宽6米许。小的墓室长宽约在3至5米之间。每个墓室都有主室、耳室，耳室数目又多寡不等。在墓室的石壁上，直接绘制彩色缤纷的壁画。

壁画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有车骑仪仗、宴饮、乐舞、杂技、仓禀、庖、厨等等。十分形象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俗习尚。

所绘的车骑仪仗，有主车从骑之别。仪仗行列非常壮观，多至百余骑。全队以武士为先驱，文吏后拥。武士兜鍪重甲，文吏宽衣博带，大宛汗血马驰骋前驱，都各尽其态，栩栩如生。可看出当时墓主人出行车骑仪仗之威严。同时从车骑仪仗图可看出当时人物、服饰、车骑、兵器的图样，是史书上难以见到的十分形象的历史资料。

宴饮，多半是反映墓主人生前的家庭宴乐场面。而午乐、杂技是专门为墓主人表演歌舞享乐的专门训练的卖艺伎人。但这些乐舞、杂技艺人由于平时有过硬的基本功，表现的杂技艺术才是十分精湛的。所绘的杂技图共分三段，上段横列一席，面向右坐歌手